

齐鲁文化英才

张海珊：

不在海边在书边



张海珊工作照

□ 珂一

年轻时的梦想，往往是事业起航的港湾。张海珊谈起自己的梦想，谈到为什么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就到山东文艺出版社工作，一待就近三十年，她会说，因为自己实在喜欢书。

她原本以为，出版是个远离人群的工作。但随着工作年限渐长，她由一名普通编辑，成为编辑室主任，又成为副总编辑、总编辑；从跟着老编辑审稿看稿，到分管图书的选题策划、全社编辑出版业务和宣传推广，她专业造诣越来越深，业务能力日渐突出，在业界的成绩也如潮般涌来；与此同时，她发现，约稿、宣传、销售……出版每个环节都要与各种人群打交道，她曾经的因为爱书而只愿与书为伴的梦想似乎远去了，若初心书心始终如一，则人海事海日夜不休。

她联系落实书稿的作者，有山东重要作家陈占敏、刘玉栋、艾玛、王方晨、宗利华，有多名优秀当代作家如董立勃、徐则臣、邱华栋、胡学文……更有当代大家莫言、史铁生、张炜……从与生人说话会紧张到脸红，到面对各种作者侃侃而谈，她看似变化极大，但对书的热爱、对文学的关注始终执着。

我去张海珊办公室那天，她正在给几个编辑谈审稿意见：封面、版式、段落、前后逻辑，行文视角……一小拨青年编辑来来去去，这位已经是编审的老编辑的桌面稿件、书籍多而不乱。

听她谈书，妙语连珠，偶然一句话就能让人乐上好几天；对文学的见解独辟蹊径，一两句直切问题实质。况且她不单是编辑，还是一名创作者。尽管她不愿提及任何关于她写作的只言片语，但你能感觉到她绝不是缺乏写作实践的人——不懂得创作的人，不会对他人作品有如此敏锐的把握。

在人群里，张海珊一定不起眼，因为她朴素，不施粉黛，甚至极少穿亮色衣服。但若聊起文学，她则像是茫茫蓝色大海中红色的珊瑚，闪着思维的光芒。文如其人，这种人格魅力融化到作品评论中更是敏锐独到，所以她兼任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，并担任过“泰山文学奖”小说组以及“泰山文艺奖”文艺理论组等全省重要文艺奖项的评委，就不足为奇了。

在出版社工作，作者来自各行各业，作品也五花八门，很考验编辑的知识面。与张海珊聊选题，就会发现她的广博，这也是她编辑的图书能获得诸多重大国家级图书奖项的重要原因：《指挥》于2007年获得全国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”精品工程奖；《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》于2013年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；《国家记忆》于2014年获得全国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”精品工程奖；《血梅花》于2017年获得全国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”精品工程奖、2017年度“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”……

作为总编辑，她要甄选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的好作品，要调研图书市场，及时掌握文化热点和发展趋势，从而把握全社出版脉络，联系落实重点选题、重点作者和宣传策划等出版事宜。当然，这些奖项的获得，更实实在在地需要一名编辑的辛劳与坚守、踏实与耐心。

出版行业从来不会是波澜不惊的，总有新书会出版，新人出现，新热点浮现，在书边，就如同在海边。成为一名好编辑，浮沉几何，书海人海事海再“咸”也会慢慢淡下来，因为以书为媒，注定是君子之交——不在海边在书边。

《脸庞，村庄》：到大地的尽头

□ 王文珏

【关键词】法国新浪潮“祖母”瓦尔达作品 纪录片

88岁+33岁=?

法国新浪潮运动的“祖母”瓦尔达88岁了，大概没人比她更适合“最著名老少女”的头衔。当艺术活力依然蓬勃的老祖母，遇见新实验派艺术家、33岁的JR，碰撞出一部名为《脸庞，村庄》的纪录片。这部片子边走边拍，本身是创作，也是对创作的记录。一辆改装为摄影室和巨大打印机的厢式货车，拉着一老一小，徜徉于法国乡间。他们创作的手法随机而新奇——选择那些有故事、有态度的人们拍摄，打印出巨大的黑白照片，然后寻找当地有岁月感的建筑物，顶天立地贴起来。拍摄这个行为本身很复古，暗房般的拍摄用后车厢，如同古旧年代那些走街串巷的风箱式照相机。而刷帖大照片这件事，又充满了前卫的实验精神，静默无言的微笑矗立于乡间建筑外墙，与牧场田园、石头海滩共振出不可言说的奇妙。

当城市呈现出复杂的重复，乡间却仍保有拙朴的鲜明，每一个村庄都存着自己长长的故事——

北部工业小镇，矿工宿舍街道满是简陋的红砖房，如今已被废弃。最后一位留守者妮娜，脸上带着坚定的不容质疑：“我会住到最后。这里有太多回忆，我想你们不能明白。”妮娜的坚持莫名让人想起杨绛先生的坚持，“我活着，我们仨的记忆就活着”。一个老人的过往，一个村庄的70年，也许用不了多久，对后人来说就隔膜得老茧一样。当瞬间定格的特写变成巨幅海报，老去的妇人发丝银灰面庞皱褶，静静“站在”红砖墙上，时光所有的依恋和弃绝如同重生。

北部农业村落落朗朗，一位光杆儿农场主自己打理800公顷田地，守着故乡，不肯离去。他热爱技术革新，拖拉机都电脑化了，但现代化也让他与世隔绝，自给自足。想象这画面：一个男人开着各种机械，耕耘800公顷土地，形只影单，又有浩荡的诗情。立定站好拍照，一个人的全身像高举入云贴上谷仓。这是他的骄傲，这是他的孤独。

诺曼底海滩，皮鲁村。村子建了一半，荒废了一半，杳无人烟的荒凉因为摄影车热闹起来，脸庞彼此靠近。在残垣断壁上，整人高的脸孔好奇或茫然地望向远方。这里的人们依然收着手写的信件，邮递员依然繁忙，送面包、液化气或者肉片。只要经过农田，邮包就被慷慨地塞满甜瓜和西红柿。邮递员的全身像被刷涂在海边的矮墙，安静，

有一点羞涩。最后的乡村镜头温热生动，代表着所有过往的乡村活在今时。

一张张脸庞，一百种微笑、大笑，或者冷眼旁观。每个乡村人物的现在，都是过往时光的深深投影。瓦尔达和JR的记录，是一种趣味盎然的客观，也是透过表面，准确捕捉历史和生活的再创作。尤其在当下，所有瞬间速生速亡，时光剧烈的吞噬感驱使着人们不断更新、向前，而村庄也许是最后的容旧之地。瓦尔达用偶然相逢的脸庞，再也不会重逢的脸庞，讲述了无尽过往，故事里的消逝。

人们总归活在某一方土地，某一段时光。“祖母俩”采用的艺术形式，让人们生活的背景，因为主体影像的巨大，仿佛被推向了后方。而肉身镌刻的时光，却随着人的倍数放大，如同被拥至前台。这一个向前一个向后的奇妙反应里，艺术家想表达的一切被蒸馏凝萃，显现出超越死亡和存在的隽永。

瓦尔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的黑白影像，甚至她本人，也成为全片创作的元素之一。老去的身躯让心信感桎梏，JR把她的眼睛和双脚拍摄成巨幅照片，刷涂在罐装车体上。足底深深的皱纹“踩”在车厢上，载着她，去到了不了的远方。这种感觉非常奇特，就像整部影片的柔软叙述一样——人们被时光轻轻聚拢，又轻轻吹散。

塔尔德利梅开二度 泰山主场力挫大连

防守反击挺管用



□ 本报记者 王磊

卡纳瓦罗瞧不上的防守反击，恰恰是泰山队最犀利的武器。4月14日晚，中超联赛第六轮继续进行，凭借塔尔德利的两次反击得分，鲁能泰山队主场2:0击败大连一方队，止住两连败，同时送给对手6轮不胜。

连鲁对决，谁都输不起，但是泰山队更能沉住气。泰山队主帅李霄鹏总结两连败，认为球队的主要问题就是心态。在比赛之前，李霄鹏不断给球员作思想工作——“我要求他们要平稳心态，不要想一口气就把对手击败，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，做好自己就行了。”

上半场比赛，泰山队球员非常统一地贯彻了李霄鹏的思路，球队一上来非但没有全攻全守开局，反而静下心来耐心传导球，并且将更多的进攻机会让给了大连一方队。后者在前20分钟就送出了多达5次射门，西甲强援卡拉斯科贡献了其中两次。如此被动的场面，让看台上的泰山队球迷也看不下去了，不断高声为球队助威。

事实上，这正是李霄鹏希望看到的，只要对手攻出来，泰山队就有反击的机会。前三场比赛，泰山队能够取得三连胜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防守反击。这场如出一辙。第31分钟，一直被动的泰山队突然发力，塔尔德利过顶球策动进攻，佩莱送出传球，经过刘洋射偏后，塔尔德利推射空门得手。

进球之后，比赛完全进入了李霄鹏的掌控之中。随后，李霄鹏换上了速度更快的吴兴涵。泰山队的防守反击战术更加得心应手。第78分钟，泰山队的第二个进球，同样来自快速反击，同样来自塔尔德利的“导演”，他的传中打在大连一方后卫手臂上，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，塔尔德利轻松完成梅开二度。

一直主导攻势的大连一方因为两次反击丢了球，这让主帅舒斯特非常郁闷。德国人在赛前重点部署的进攻没有体现出来，反而又被后防线的漏洞拖累。舒斯特表示：“这场比赛很多时间是势均力敌，无论是士气上，还是战术上。即便是上半场丢球后，我们也没被打乱。直到点球判罚后，球员们才泄了气。”

至于为何占据优势却输给了泰山队，舒斯特认为双方唯一的差距在于泰山队拥有塔尔德利，“如果我们有塔尔德利，获胜的将是我们。”

对于舒斯特的说法，李霄鹏并不否认，“中超无弱旅，两支球队就是势均力敌。至于塔尔德利，他的作用不光是进了两个球，平时也让他带着小队员加练射门，可能他还没有教会小弟如何射门。”

李霄鹏的言外之意，泰山队国内球员尤其是吴兴涵的表现，并没有达到他的要求。下半场比赛，吴兴涵获得了三次绝佳的破门机会，但是他的射门不是被对方门将挡出，就是直接飞向了天空。

目前，泰山队6轮比赛打完，以4胜2负战绩暂时重回前三。不过，泰山队6场比赛只打入9球，是前7名中进球最少的。得分点过于集中，也是泰山队的症结所在，塔尔德利一人打入7球，佩莱和吴兴涵各进1球，其他人的进球账户尚未开张。



□记者 李勇 报道

4月14日晚，泰山队球员塔尔德利庆祝进球。

连载

电话:(0531)85193407 Email:l iujun@dzwww.com

唯有忠诚是信仰——

关东往事

□ 石钟山

3 后来，三人把他带到里间的屋内，两盏马灯亮着，他看见墙上挂着一面镰刀锤子的红旗。李书记把他带到旗下，对他说：马天阳同志，这是党旗，咱们宣誓吧。他学着李书记宣誓，李书记说一句，他学一句。每说一句，他都觉得有一把火把自个点燃了。宣誓完毕之后，葛区长走过来，把一只大手搭在他的肩膀上：天阳同志，从今以后你就是组织上的人了。

他的腰一点点地挺起来，一瞬间似乎自己高大了许多。李书记、葛区长临走时说：以后老三就是你的联络员，有什么事他会和你联系。

李书记、葛区长说完就一阵风似的走了，只剩下老三宽宽厚厚地冲他笑着。

他明白，老三成了他唯一的上级，有什么事都是老三传达给他。临近毕业前，老三找到他，对他说：组织决定让你去哈尔滨工作。

他望着老三，关于工作，学校没有权力分配人，只有用人的警察局到学校来挑人。“满洲国”刚成立不久，他们是一届警察学校的学员，他们很吃香，不愁找工作。他没想到，组织会派他去哈尔滨。

联络你。从长春到哈尔滨那天，老三把他送上了火车。老三把一张小纸条交给他，纸条上写：三天后，中午十二点，中央大街76号。

他看眼纸条，便把内容记住了，用手把纸条撕碎，这是老三告诉他的规矩，身上不留任何证据，把有用的都记在脑子里。

老三附过身：你去后问，你这儿有姓朱的吗？有人会说，你要鸽子吗？你说，要。这人就是你的接头人。

老三说完，用眼睛盯着他，他认真地吧老三的话记在脑子里，冲老三点点头。

开车的预备铃已经响起，站台上告别的人大呼小叫着和车上的人告别，老三推了他一把道：上车吧。他跨上车门，回头冲老三挥手告别，他说：老三，咱们何时还能见面？老三挥下手：天阳，忘掉我吧。

老三的身影连同他的声音已经消失在人流里。在警局安顿好之后，他让小张陪着他到中央大街转了转，从警局住地到中央大街走路也就是一袋烟工夫，他买了些日用品，又买了盒“哈德门”香烟。魏局长抽的就是这个牌子，他发现小张也抽烟，他把买的烟塞给小张，小张谦虚了一下，还是收下了。小张一

口一个马副官地叫着他，脸上挂着笑，一遍遍地：马副官，以后有跑腿的事你尽管吩咐。他拍拍小张的前说：我初来乍到，你多照顾。小张点燃香烟，深吸一口，烟雾重重地在空气里飘散着，咧开嘴说：你客气了马副官。

那次在中央大街转了一圈，他记住了中央大街76号的位置，门前挂了块牌子，白底黑字：东亚商贸有限公司。他又把接头暗号在心里默念了一遍。

第三天中午，十一点五十分他就来到了中央大街76号附近，他隐在一个角落里，看着四周。中午时分，街上人流很多，有进城赶集的农民，也有商人，还有一些俄国人，穿着毛皮大衣在街上走过。

中央大街是哈尔滨最热闹的地方了，他听见不远处索菲亚教堂的钟敲了十二下，他向76号走去。

76号门脸不大，进门之后，是一间不大的会客厅，墙上挂着俄罗斯风情的油画，有一排沙发和茶几，正中有一个接待前台，前台上站着一个穿西装的小伙子，小伙子看了他一眼，热情地招呼着：先生，你有什么业务？他说：我找一位姓朱的。

小伙子认真地看了他一眼：你要鸽子吗？他说：要。小伙子冲他笑一笑：你稍等。



阿富汗少年穿越半个世界的逃亡之旅——

寻找更明亮的天空

□ 古尔瓦力 帕萨雷 娜德纳 古力

24

“我们两天前就该离开德黑兰的，但这个家伙硬逼着我们留下。”一个名叫沙阿的胖胖的男子抱怨说。他来自阿富汗中部，是哈扎拉人。这个民族占阿富汗总人口的10%左右，但在历史上，他们一直被视为二等公民，土地经常被掠夺。这部分原因是他们属于什叶派。当时，我只知道哈扎拉人反对塔利班的主张。其实，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小孩来说，很多事情我并不完全理解，但很快我就知道，这个沙阿和一个名叫法依萨——一个来自巴基斯坦俾路支斯坦的年轻人——同住一个房间。

吃饭的时候，沙阿和法依萨向我们讲述了更多他们的故事。沙阿对我们四个合法进入伊朗的事表现出极度的震惊。他是从边境偷渡过来的：“我原以为这辈子都到不了德黑兰。我们是来自阿富汗的阿富汗人，随后艰苦跋涉了很远的路才到达扎黑丹。该死的伊朗人朝我们开枪，我亲眼看到一个孩子死在我面前。他的哥哥伤心极了。唉，我们就是一群受惊的鸡，四散逃窜。”

听了他的故事，我忽然感觉自己坐飞机的经历还不算糟糕。法依萨是个记者，他从巴基斯坦徒步穿越边境进入伊朗时同样九死一生，他看上去特别焦虑，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：“你们根本不明白发生在我们国家的事。

军队正在屠杀我们。我找到我表弟的尸体时，他的脖子上缠着铁丝。他才十九岁。我不得不离开家，离开我的两个孩子。唉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再见到他们。”

“旅行者之家”弥漫着不安的情绪。宾馆经理自称是库巴特的伊朗的合伙人。他冲我们劈头盖脸地吼了一通：“库巴特要把你们送到土耳其，可是钱呢？他什么时候付钱？”

我们谁都不知道他在吼什么。“我才不会掏腰包给你们买票，你们哪儿都别想去，除非我拿到钱。管你们饭吃已经够让我破费了。”说着他指了指沙阿，“这个哈扎拉胖子太能吃，已经浪费了我不少钱。我真该把他扔到大街上。”

沙阿挥挥手，翻了一个白眼，随后说了一句他们的老话：“哈扎拉人也有真主。我喜欢沙阿——他即便生气的时候也很可爱。

那天夜里，我躺在一张高低不平的金属床上，看着肮脏的墙壁上鬼鬼祟祟的蟑螂。这里弥漫着腐肉的臭味和发霉的烟味，与马什哈德整洁的小酒店简直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井里。我久久地望着天花板发呆，等待着睡意的降临。

身边人虽然都很友善，但毕竟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。我想念家人，唯一想做的就是登上一辆长途汽车，让它带我回家去。然而，妈妈临别时的叮嘱又在我的脑

海中回响：不管外面有多难，别再回来。“我是不会把护照给你的。”

迈赫兰咬牙切齿地说。我担心他马上就会动手打那个家伙。

“我们谁都不会交出护照。”巴雅雷前来劝阻。

宾馆经理，也就是库巴特的合伙人，来到我们房间说钱已到位。当天晚上，我们就坐车去大不里士9。但他要求我们交出护照。

“你们的护照要是落到警察手里，我们所有人都得跟着倒霉。你们要去的地方在土耳其边境，警察一眼就能认出你们的身份。所以，还是把护照交给我吧，那样即便你们被抓也不会留下证据。”

我不相信他的话。手里有证件总比没有强，管它是真的假的。再说了，我们总不能什么证件都不带就在伊朗到处乱跑吧？

“万一你把护照卖了，把我们丢在这自生自灭呢？”迈赫兰情绪激动起来，他扯着嗓子喊道。“闭嘴，笨蛋。你想让大街上的人听到吗？你想吗？”